

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的考察

张晓明 田茂农

摘要：各个地区、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中交互影响进而孕育出不同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涵盖其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中国式现代化为身处全球化时代中的各个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探索一条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借鉴。鉴于此，我们可以从现代化与文明形态的联系出发，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运用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考量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人类文明形态的新内容，以坚定的历史自信和非凡的历史主动向全球传递中国式现代化精诚致力于同各国人民一道“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时代新声。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历史

中图分类号：D61;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 (2023) 01-0016-07

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与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如影随形。文明形态变革的实质和核心在于生产力的变革，而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过程，内在深刻地涵盖于现代化的过程之中。作为一股不可逆的、世界范围内的浪潮，现代化对各个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以至于全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现代化对人类文明形态具有本质影响，由此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世界历史的框架下加以剖析，明晰其与人类文明

新形态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完全可行、可信的，因为“中国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1]。中国式现代化是兼顾文明与发展、坚持守正与创新的现代化，既遵循历史思维下人类文明形态发展演变的传承性、延续性，又尊重辩证思维下不同国家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多样性、具体性。本文结合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探析中国式现代化之于人类文明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究”（22ZDA022）；四川省社科规划重大课题“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路径创新研究”（SC22EZD018）。

新形态的开创性。首先需要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促使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对于现代文明形态的产生所起的客观促进作用,其次需要充分理解跨越“卡夫丁峡谷”、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人类文明形态的新内容、新可能,最后需要充分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标志性成就对于普遍交往的未来人类社会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溯源: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现代文明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将生产方式的发展变革作为世界历史形成的基础之一,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产生了空前大规模的资本和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这些生产力的手段”^[2],大工业在资本主义社会逐步取得统治地位,以资本主义大工业为雏形的工业化成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奠基石。以资本主义工业化起点的现代化划定了人类社会由农耕文明迈入工业文明的分野,因而与现代文明形态的产生直接相关。

(一) 工业化、现代化与现代文明形态

“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3]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首要内容和工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场手工业转向机器大工业途中所呈现的必然趋势。因此,解剖以资本主义大工业为雏形的工业化便成为溯源现代化与文明形态二者联系的关键。第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诞生根源于商业与工场手工业不断集中引起的需求扩张。“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4]生产力的需求本质上催生以机器生产和广泛分工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第二,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5]。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工业革命的滥觞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趋势的预测,工业文明形态伴随着工业化的多方面要求在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逐渐生根发芽。第三,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6]。一方面,世界普遍交往背景下的工业化已不再是仅局限于某一个或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单一存在,而是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进化为一股席卷全球的、不可阻挡的趋势,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必选项;另一方面,工业化成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使得农耕文明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都开始逐步具备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基本条件,推动着现代文明形态生成。

率先迈入工业化的资本主义文明诞生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马克思所论及的现代化就是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而16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社会巨变和工业革命,正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开端”^[7]。作为人类文明形态在当代世界的表征形式之一,资本主义文明客观上被视作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开启的肇端,由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因此成为现代文明形态的起点。第一,生产力的进步为现代文明形态的产生奠定基础。人类文明包含着以生产力为物质基础的人类社会生活和全部历史,文明形态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就资本主义本身对生产力进步的强大催化作用而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8]。第二,资产阶级革命为现代文明形态的发展准备条件。政治上,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进一步巩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为日后爆发的工业革命建立了政治保证;经济上,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所派生的科学技术及相关理论的革新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与农耕文明渐行渐远,与工业文明愈来愈近;文化上,包含人类文明进步成就的部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逐步形成,在对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的祛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世界历史的形成为现代文明形态的扩张提供舞台。一方面,对于主动开辟世界市场

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正朝着他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的“现代文明”昂首阔步,资产阶级将自身视为现代社会的历史主体在“创造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对象化为现代化进程,由此塑造了现代文明形态”^[9];另一方面,对于被动卷入世界市场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资本主义必须增长和扩大的本性则决定了所谓的“现代文明”只是一场充斥着殖民掠夺、贪婪摄取和残酷剥削的无妄之灾。“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0]

(二) 世界历史中的资本主义现代化

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为根本驱动,客观上导致了人类历史由孤立隔绝的区域历史向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的转变。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得与失,必须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予以具体的、辩证的分析。一方面,理性认识资本主义现代化对塑造现代文明形态的贡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工业化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生动力,而资本主义现代化对生产力的促进在客观上推动现代文明形态的形成。在先进生产力的帮助下,资本主义得以战胜封建主义的桎梏与压迫,以崭新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政治制度、思维观念为载体的现代文明形态随之破土。彼时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使得部分处于农业文明的民族、国家和地区首次感受到工业文明的震撼与冲击,相对落后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意识逐渐觉醒,塑造现代文明形态成为世界历史中不可逆的大趋势。因为“在唯物史观语境中,人类社会最早的现代化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化或工业化”^[11],所以我们将资本主义现代化视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开端,将资本主义文明视为现代文明形态诞生的起点。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文明固然是现代文明形态的起始却远非现代文明形态的终结,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互相脱离形成矛盾滋生的文明形态,导致现代文明形态的异化。第一,源于暴力的物质文明。“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

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2]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形成始于15世纪末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掠夺与对内剥削,罪恶的资本原始积累使得处于世界历史之中的落后国家惨遭入侵、屠杀、劫掠、殖民,然而“西方人不但用‘文明’概念来为自己的殖民扩张和殖民统治辩护,而且使非西方民族不得不接受了他们的‘文明’概念”^[13]。无法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抗衡的落后国家只能选择成为其攫取原料、倾销商品的殖民地,伴随着无尽的屈辱、愤怒与怨恨被迫卷入资本主义残酷的“现代文明”之中。第二,虚伪歪曲的精神文明。资本主义精神文明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将“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等词汇标榜为全人类的普遍利益。美国纪实作家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阐述了资本主义精神文明所倡导的“普世价值”的本质:“在美国,35%的土地、房屋、股票、债券等净资产被1%的家庭所拥有;80%的社会财富被1/5的人所拥有……这种现象愈演愈烈,超过了20世纪20年代灾难性的财富聚敛程度。”^[14]所以,作为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资本主义精神文明本质上是以“抽象人性”为基础、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意识形态,试图虚伪地掩盖、歪曲资本主义文明中少数人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去盘剥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事实。第三,矛盾滋生的文明形态。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统治的“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创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15],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社会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贯穿资本主义社会的始终,由此引发的经济发展失调、政治体制失灵、社会融合机制失效、环境污染加剧、贫富差距悬殊等问题既是自古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淤积的乱象,也是资本主义文明永恒的困扰。因此,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由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建构的资本主义文明固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却并非人类文明的标准答案,也全然无法成为在人类历史终结处出现的“普遍同质”的文明形态。

二、超越: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的“一元多线”

叙事表明：人类文明形态处于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的动态发展过程之中。现代化促进人类文明形态的诞生，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不是所有国家都会通过的必经之处，因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16]。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现代化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7]开创一条超越资本主义范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文明形态注入新鲜血液。

（一）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

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逐步地更加主动认识世界、接触世界，积极地融入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浪潮。1983年，邓小平针对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起步晚”的现状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8]。实事求是地明确了中国推进现代化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并提出建设过程中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和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的要求。1986年，邓小平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提到仍然有人“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19]。这表明在当时有人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自由化、资产阶级化，将“表面文明、实质野蛮”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当作人类文明形态的唯一遵循。“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理念具有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一方面，它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和发展目标明确了前进方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与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充分适配；另一方面，它为中国决心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化新路提供了思想动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要求与现代化的中国实践高度吻合。“中国式的现代化”遵循现代化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思路，在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形成与完善。

如果“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在有限国内视野

下重点针对“中国如何走现代化道路”这一问题给出解答的话，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则体现着世界历史视野下中国希望为“世界如何走现代化道路”这一问题提供参考，展现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对全球现代化问题的担当与关切。从价值立场、本质属性和发展逻辑三方面出发，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完成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第一，就价值立场而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最广大人民的需要和根本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各执政党上台后只为少数人谋利益、只为本国谋利益的狭隘思维不同，首先，对广大中国人民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始终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将“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20]。其次，对全球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始终以胸怀天下、包容万象的广阔胸襟寻求互利共赢，以休戚与共、和衷共济的诚恳态度共建人类社会。第二，就本质属性而言，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无法规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不同，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根本而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核心命题已经阐明社会主义之于资本主义的进步性与优越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最终会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反复爆发直到资本主义本身的消逝。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21]所新生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就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又终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抵达长远的未来。第三，就发展逻辑而言，坚持高质量的并联式发展逻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单一、粗暴的串联式发展逻辑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遵循协调、科学、可持续的并联式发展逻辑。资本主义现代化源自工业化，并伴随着资

本及其扩张逻辑推进,私有制贪婪本性所带来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毁灭着人的精神世界,过度开发所导致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影响着人的生活环境,使人处于异化的困境之中。中国式现代化重视各种要素齐头并进,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高度重视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五种文明的协调发展与物质、精神两个层次的共同富裕,使人得以从异化的困境中解放出来。

(二)从“文明型国家”到“人类文明新形态”

对文明的理解不应仅局限于经济基础的物质文明抑或上层建筑的精神文明的单方面,文明作为“放大的文化”及“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是人类与其他物种相区别的“最高的文化归类”^[22]。换言之,文明形态是同时包含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广泛综合的文化实体。中国经由“国家型政党、协商民主、选贤任能、混合经济”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成为一个“文明型国家”,摆脱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形态所限定的发展模式,使人类文明得以具备一种新的形态。

第一,资本主义文明一度将自身视作人类的普世文明。首先,伴随着世界历史的开拓,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制度通过坚船利炮在世界范围内四处散播。“单线进化观使得西方人把他们的近代文明视为普世文明,这样,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侵略就有了替天行道的借口”^[23]。其次,1988年,电视政论片《河殇——中华文化反思录》的播出在彼时中国掀起轩然大波,其赫然鼓吹资本主义“蓝色文明”优于中华民族“黄色文明”的错误行径背后也折射出资本主义文明企图吞噬其他文明、嬗变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叵测居心。第二,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是一个在世界历史中动态发展的过程。首先,世界历史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新而联系在一起,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文明及其形态是人类文明形态的唯一遵循。身处世界历史中的每一个国家、民族想要通过现代化进入文明时代,既要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改革生产关系的主线,又要结合自身民族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等因素,走统一性与多

样性、普遍性与独特性并存的现代化之路;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并非是在强求其他想要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盲目冒进地套用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模板,而是希望各个国家都能够结合自身特点因地制宜地学习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思路。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创造一种真正协调的文明形态。首先,拥有“四超”“四特”(“四超”指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24])八个特征的中国是“文明型国家”的代表,在开辟、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不殖民、不侵略、不扩张、不称霸”,中国式现代化不会走向亨廷顿所说的“单极模式”“中国霸权”,因为零和博弈、成王败寇的文明形态终归是短暂的,只有携手并进、和平发展的文明形态才是永续的。其次,以福山为代表的部分西方政治学者认为:“唯一确实可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它是威权政府、不完全市场经济以及高水平技术官僚和科技能力的混合体。”^[25]将致力人民幸福、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天然视作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竞争者、假想敌,进而提出“中国威胁论”的西方话语。诚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但“国强必霸”并非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已经以“文明型国家”的建设经历有力地反驳了这一逻辑,未来也将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继续为人类进步、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民族形式,实现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超越,呈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前所未有的进步特征”^[26]。中国式现代化正在以和中国智慧、合理的中国方案与和平的中国力量为全人类开创进步的、崭新的文明形态。

三、未来:和平发展的中国与普遍交往的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将普遍交往作为世界历史的

基本特征,发现“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27]。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世界扩张,世界历史也在竞争斗争中包含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侵略史、殖民史。中国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定站在世界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以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资本主义文明对人类文明形态的钳制,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未来命运提供启迪。

(一) 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

“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和人民事业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8]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为本质的要求,自强不息、勇于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将中国从落后农业国转变成为先进工业国。党的中心任务是将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世界历史的总体格局正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深刻转变。

第一,世界历史不应是被资本主义文明所殖民的历史。资本主义文明标榜自身为现代文明形态的唯一正统,推崇殖民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在物质层面以资本为中心不断对外扩张掠夺实现殖民统治,在精神层面以民主自由制度为裹挟向世界各国输出“现代化即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的意识形态。世界历史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形成,一度也成为被资本主义文明所殖民的历史。然而,中国式现代化击碎了“现代化即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的殖民主义思想,回应了全球现代化进程中诸如绝对贫困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公共卫生问题等带来的困难与挑战,超越了贫富差距悬殊、物质主义膨胀、社会规范失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祛除了发展中国家人民内心深处受旧时代殖民体系毒害所形成的陈旧观念与思维定式,拓展了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第二,世界历史应当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巨大突破和成就不仅正在使中国人

民朝着美好生活而奋进,更在激励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摆脱崇洋媚外的盲目滤镜,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树立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使其真正认识到自身的伟大动力,唤醒精神与思想上真正的独立性。中国式现代化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建设现代化的大国,提供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后现代化的成功范例,走出了一条未遵循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共赢而非从属、多边而非单极、开放而非封闭、和平而非霸权”的现代化道路。世界人民是维持世界历史格局、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世界历史的深化也为世界人民走向联合提供了根本条件。拥有一个和平发展、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全球环境是全世界人民的共识,任何企图在其中宣扬对立、滋生矛盾、强化争端、实施霸权的敌对势力都必将遭受全世界人民的抵制。

(二) 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启迪

世界历史的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的命运。胸怀天下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29]。因此对于身处世界历史之中的全人类而言,是继续在对抗中走向分裂还是在理解中寻求共识,是继续奉行霸权主义、玩零和博弈游戏还是摒弃冷战思维、走互利共赢之路,答案已经写在中国式现代化所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中。

第一,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推动世界历史、开拓人类未来的精神支柱。中国式现代化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旗帜鲜明反对普世价值,反对西方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为世界人民强加思想烙印。资本主义精神文明所倡导的普世价值,其实质仍然是西方至上、资本主义至上,是对现代文明形态的解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扬弃的对象。只有不断增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影响力、感召力,人类未来命运才会更加美好灿烂。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世界历史、开拓人类未来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

形态的过程中,不仅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更在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独立自主、发展振兴是每一个国家的梦想,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承认各国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尚存的基础上,为关心治国理政和人类发展、谋求稳定发展繁荣的世界各国提供借鉴参照,为企图克服方向道路之困惑、国家治理之艰难的世界各国提供科学视角。中国式现代化中所蕴含的整体性思维、创新性实践、制度性优势和包容性文化等塑造了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时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着不竭动力。

结语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指导和理论遵循,运用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合理性与可能性,挖掘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既可以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光芒,也能够为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道路建设的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中国是积极同世界人民一道共促团结、共谋发展、共筑安全、共兴文明的真诚伙伴,将始终“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30]。

参考文献:

- [1][24] 张维为.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53,113.
- [2][4][5][6][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4,565,566,566,560.
- [3][22][美] 萨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58,26.
- [7][11] 黄建军.唯物史观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坐标与世界意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6).
- [8][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35.

[9][26] 臧峰宇.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22,(7).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71.

[13][23] 张汝伦.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61-362,364.

[14][美] 威廉·格雷德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疯狂逻辑[M].张定淮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526.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6.

[16][21][3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23,10,124.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5.

[18][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181.

[2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0.

[25][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4.

[28][29] 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文)[EB/OL].http://www.gov.cn/xinwen/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

作者:张晓明,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特约研究员、教授、博士
田茂农,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钟晓媚